



布谷鸟
长江文艺童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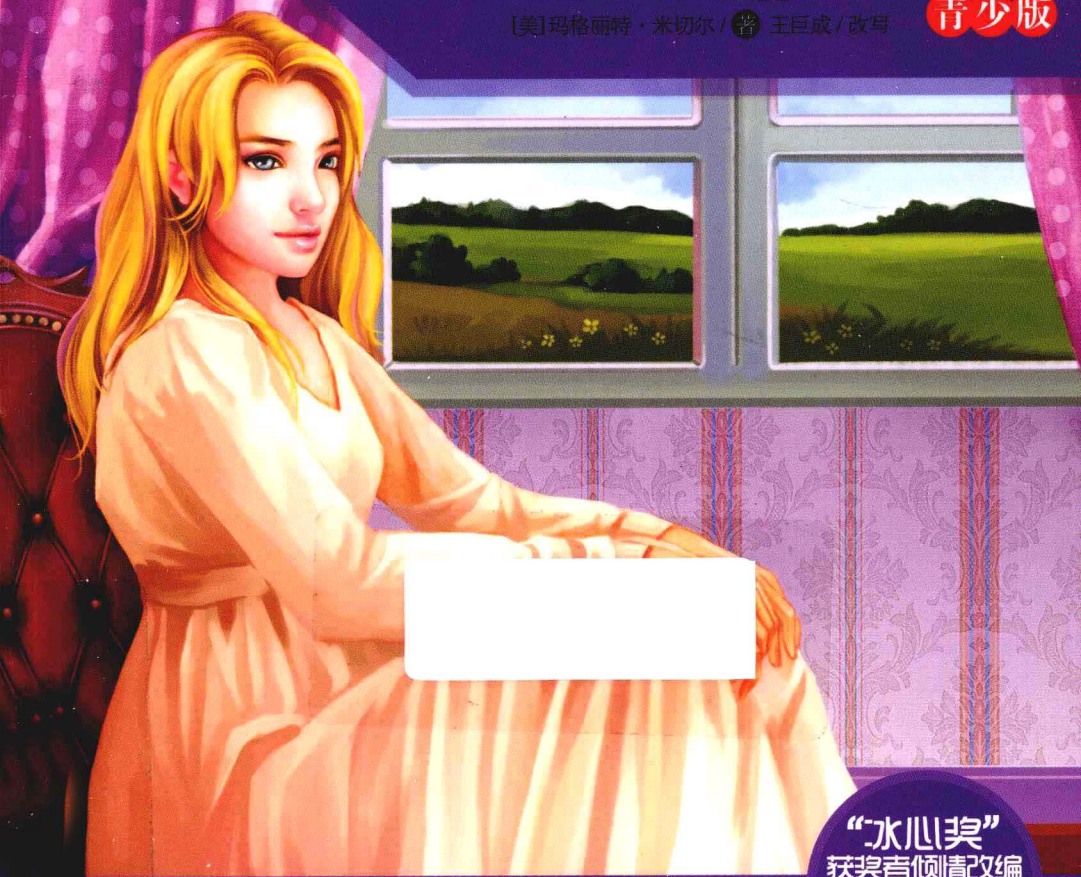
飘

PIAO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 著 王巨成 / 改写

青少版



“冰心奖”
获奖者倾情改编

文学经典
插图珍藏

瑞特走了，随着他的脚步声在楼上客厅里渐渐消失，斯佳丽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消失了。现在斯佳丽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如果她真正了解过阿希礼，她就决不会爱他了；如果她真正了解过瑞特，她也决不会失去他了。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飘

Piao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王巨成/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 /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王巨成 改写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5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青少版)

ISBN 978—7—5354—6507—8

I. 飘… II. ①玛…②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缩写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1134 号

责任编辑: 刘碧芳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新奇遇文化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3.5 插页: 6 页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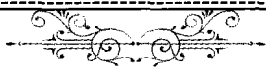
定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导 读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在一次作家会议上，一个男作家问一个年轻的女作家：“你写了多少部小说？”女作家老老实实地说：“我只写了一部。”这位男作家沾沾自喜地告诉对方他写了一百多部小说。“那么，你的这部小说叫什么名字呀？”男作家同情地问，在他看来一个只写了一部小说的人来参加这样的会议，未免有些不自量力了。女作家平静地说：“它的名字叫《飘》。”“啊，您就是玛格丽特·米切尔女士！”男作家的脸一下子红了，后来灰溜溜地走了。

是的，玛格丽特·米切尔只写了《飘》这一部小说，也是她一生唯一的一部小说。然而，它一问世，就轰动了整个美国，并很快跨出国门，传遍全世界，经受了时间长河的考验。

只要是一个热爱阅读的读者，一个热爱文学的读者，从来就不会错过《飘》。

这部1936年问世的《飘》，在世界文学的宝库里是一颗璀璨的明珠，至今仍在感动着不同肤色的读者。

那么，《飘》的魅力在哪里？

许多读者首先想到的是爱情！也确实是这样，斯佳丽与瑞特、阿希礼爱恨交织的感情纠葛是那样地让我们揪心，后来的许多爱情故事在《飘》面前黯然失色。《飘》无疑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爱情故事经典。

《飘》的魅力更主要的是里面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率真坚强而又有心计的斯佳丽、深沉执着而又像谜一样的瑞特，善良如

天使的玫兰妮，高雅忧郁的阿希礼……在这些人物中，读者尤其不会忘记作家着力塑造的主人公斯佳丽。她有时让我们爱，有时让我们恨，有时让我们同情，有时让我们扼腕叹息，又有时候让我们禁不住地流泪。在斯佳丽的身上，充分体现着一个强者在逆境中抗争，对生活充满希望的精神面貌。爱情的失意、风云变幻的乱世、亲人离散、衣食无着……所有这些都打垮不了斯佳丽。每每遇到艰难困苦或天灾人祸，她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挑重担需要强壮的肩膀才行”，“这一切等我明天再考虑吧，到了明天我就能挺住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死了的已经死了，活着的还要继续活着”，斯佳丽是这样对自己说的，也是这样去做的。面对生活的重压，她一次次勇敢而坚强地挺了下来，带领家人战胜饥饿、保护家园……

可以说，阅读《飘》，我们是在感受一位强者积极地正视现实，迎难而上的生活态度，感受一位强者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所有阅读《飘》的朋友真应该感谢玛格丽特·米切尔，感谢她为我们创造了斯佳丽这样一个不朽的人物，在人生的旅途上陪伴我们前行。

“不管怎么说，明天是新的一天！”让我们记住这句话。



1

阿希礼要与查尔斯的妹妹玫兰妮小姐订婚了，并且就在明天晚上的舞会上宣布！

这一消息是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特和布伦特，作为一个“秘密”告诉斯佳丽的。

这是1861年4月的一天下午，阳光明媚。这原本是一个很平常的下午，十六岁的斯佳丽在父亲的塔拉庄园门廊的荫处，同斯图特和布伦特坐在一起闲聊。

斯图特和布伦特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两年内，这是第四家开除他们的大学了。他们今年十九岁，身材高大、结实。除了读书不行，他们在骑马、射击、跳舞、追女孩子等等玩乐的方面，比谁都精通。兄弟俩一直对斯佳丽有好感，而且怀了某种幻想。在无所事事的下午，同斯佳丽在一起，海阔天空地闲聊，并不失时机地向她大献殷勤，是一种很好打发时间的方式。

斯佳丽是一个特殊的女孩，不是很美，但她的身上有着谜一样诱人的品行，只要与她相处，只要随着对她了解的深入，就很难忘记她。斯佳丽的母亲是法国贵族后裔，父亲身上有着爱尔兰人的血统，因而在斯佳丽的脸上和身上，融合着母亲的优雅、父亲的粗放。这种奇妙的融合，尤其表现在斯佳丽的眼睛里，那双绿眼睛时而静如秋水，时而热烈如火，时而和煦如风，时而波澜起伏。

斯佳丽就像茁壮成长着的一棵白杨树。

不知怎么的，话题扯到了当时美国南北方打仗上面。

父亲杰拉尔德在家喜欢讲打仗的事情。男人都喜欢讲打仗的事情，斯佳丽听够了这样的话题，也反感这样的话题。她喜欢安静、舒适的生活，喜欢那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在生活。只要一打仗，这些都可能不存在了。斯佳丽那对浓黑的睫毛跳了跳，说：“我讨厌打仗！如果你们再说一声‘打仗’，我就进屋去！”

斯佳丽还站了起来，做出马上要离开的样子。

两兄弟一见斯佳丽这样，忙向斯佳丽赔上笑脸，说刚才不该扫她的兴。

话题拐了一个弯，又回到了斯佳丽希望的话题上面来。或许出于“报复”的心理，斯佳丽对兄弟俩被学校开除的事很感兴趣，问他们为什么被开除，他们的母亲是怎么对他们的，往后他们有什么打算。

两兄弟脸色顿时不大自在。这显然不是他们愿意谈的话题，可是他们面对的是斯佳丽，而不是别的女孩子。

.....

时间在他们三个人的身边不知不觉地过去。在田里干农活的黑人和骡子回来了，斯图特和布伦特意识到他们该回家了，可是他们都没有动身离开的意思：一方面他们不愿意回去见母亲，另一方面他们等着斯佳丽请他们留下吃饭。

想想能在斯佳丽家吃饭，吃饭后还可以跟斯佳丽继续待一会儿，兄弟俩越发不想离开了，也越发讲得起劲了。

这样，兄弟俩提到了明天野宴和舞会的事。

布伦特说：“斯佳丽，明天晚上我们可要多跳几回舞啊，到时候可要赏光。你还没答应别人吧？”

斯佳丽存心逗他，说：“你可说迟了，我已经答应了别人！我还以为你们俩不会回来呢，你们要是不来，我岂不是要被晾在一边被人冷落？我就那么没人看得起吗？”



在舞会上斯佳丽能被别人冷落？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兄弟俩听了咧嘴大笑。

布伦特不甘心地请求斯佳丽，要她跟他跳第一支华尔兹，跟斯图特跳最后一支华尔兹，舞会后他们一起吃晚饭，最后再让女仆金西黑妈妈再给他们算算命。

金西黑妈妈给斯佳丽算过命。她说过斯佳丽要嫁给一个头发漆黑、留着长长黑胡须的男人，斯佳丽可一点也不喜欢黑头发的男人。

斯佳丽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她说：“我就是不跳舞，也不跟黑头发的男人跳舞。”

布伦特以为有了机会，他讨好地说：“我知道你斯佳丽一直喜欢跟红头发的男人跳舞，对吧？”斯图特和布伦特兄弟俩的头发都是深枣红色。

斯图特趁机说：“斯佳丽，你要是答应的话，我们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秘密？什么秘密？”斯佳丽大声问着，那双眼睛忽闪着兴奋的光芒。斯佳丽是不会也不可能拒绝秘密的。

于是，斯图特和布伦特把秘密告诉了斯佳丽。

这个秘密是斯图特和布伦特在亚特兰大等火车时，查尔斯和玫兰妮的姑妈佩蒂帕特·汉密顿小姐告诉他们的，她是阿希礼·威尔克斯的表亲。她说明天晚上威尔克斯家开舞会时要宣布一项订婚决定……

听到这里，斯佳丽还不在意，以为要宣布订婚的是查尔斯·汉密顿和霍妮·威尔克斯两个人，更丝毫没有想到这个秘密将对她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并彻底改变她的命运。斯佳丽撇着嘴，说：“什么秘密呀？我早就知道啦！”

接着，斯图特说出了他的“秘密”：明天晚上威尔克斯家开舞会时，要宣布的是阿希礼跟查尔斯的妹妹玫兰妮小姐订婚的消息。

对斯佳丽来说,这个消息简直如一记鞭子,无情抽向她的心,抽得她的心发出尖锐的疼痛。“不,这不是真的,是你们撒谎!是你们在撒谎!”如果不是咬着牙,斯佳丽几乎要这样喊出声了。斯佳丽竭力保持一种镇静,尤其要在这兄弟俩面前保持一种镇静,但她的嘴唇还是泄露了心里的痛,那嘴唇发白了,还微微颤动着。

粗心的斯图特和布伦特没有在意斯佳丽的反常变化。斯图特反而厚着脸皮,继续说:“斯佳丽,我们已经把秘密告诉你了,你总得答应明天陪我们跳舞吃晚饭吧。”

斯佳丽感觉自己就像要沉入水里,慌乱、恐惧中她不知不觉地把两兄弟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

“好,我答应你们!”斯佳丽说。

“真的吗?你没有拿我们开玩笑?”布伦特有些不相信,斯佳丽答应得太爽快了,简直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这好像不是她对待他们兄弟俩的态度。

“谁拿你们开玩笑!”

斯图特得寸进尺:“你还要答应专陪我们跳华尔兹。”

“专陪你们!”

斯图特差不多要手舞足蹈了:“啊,斯佳丽,你真好!明天晚上别的小伙子一定要气疯了,我真担心他们要吃了我们兄弟俩。”

布伦特跃跃欲试地搓着手,说:“让他们气疯好了,我们两个还在乎他们吗?斯佳丽,明天早上野宴时,你也跟我们坐在一起,好吗?”

斯佳丽没有任何反应,她的那双眼睛空洞地望着远方。斯佳丽根本没有听进斯图特的话。

斯图特只好把布伦特的话又说了一遍。

斯佳丽回过神,说:“那当然!”

斯图特和布伦特看到斯佳丽这样,感到惊异。他们惊异的



不是斯佳丽第一次在他们面前这么爽快，而是斯佳丽这时候的脸上应该是欢欣的、奔放的笑，可是那张生动的脸上竟没有一点笑容，倒是显出一种镇静。太镇静了，使他们感到那么不真实。

“斯佳丽，你说的可是真的？不是在拿我们开心吧？”斯图特盯着斯佳丽。

斯佳丽绝对不会把自己心里的秘密泄露给别人，她强作欢颜地说：“哦，你们竟怀疑我？那就算……”

“我们信！我们信！”布伦特忙不迭地说。他一点也不想失去与斯佳丽坐在一起的机会，而且斯佳丽还要和他们一起跳华尔兹，还要和他们共进晚餐。

斯佳丽多想要这两个讨厌的家伙滚开，好让她一个人安静安静，正是他们给她带来了噩耗般的所谓秘密，她从来没有这么讨厌过斯图特和布伦特，可是她不能把内心的感受痛苦淋漓地表达出来。斯佳丽只能干巴巴地陪着他们，干巴巴地附和着笑。

斯图特和布伦特的兴奋不言而喻。他们对明天的舞会充满向往，恨不能时间快点儿过。他们尽情地谈论着明天野宴、舞会的事情，谈论着阿希礼和玫兰妮，他们不但没有回家的意思，还暗示斯佳丽应该留下他们吃饭，那么他们会非常愉快地接受邀请。

殊不知，斯佳丽的心在流血，斯图特和布伦特的欢笑声对她来说是痛苦的折磨。

终于，兄弟俩感到了失意。斯佳丽的话不多，总是心不在焉地回应他们，眼睛里也没有往日热烈的光芒，似乎她的心已经游到了别处，已经不在他们身上了。

斯图特和布伦特对斯佳丽试探地说：“时间不早了，我们应该回家了。”

斯佳丽说：“是呀，你们应该回家了。”

这等于下了逐客令，再待下去已经毫无乐趣。兄弟俩看看表，站起身告别。

2

阿希礼竟要娶玫兰妮·汉密顿！

这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她怎么一直不知道？斯佳丽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斯佳丽呆呆地站在门廊上，直等到斯图特和布伦特飞驰的马蹄声消失了，这时她才像个梦游者一样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她目光呆滞，手脚冰凉，那颗心阵阵痉挛地疼痛，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斯佳丽的生活一直顺风顺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有什么，她第一次遇到如此锥心刺骨的事。

这绝不是真的！一定是兄弟俩搞错了。他们又在跟她开玩笑，他们不过就是想明天的烤肉野宴上能够跟她在一起，跟她跳华尔兹。阿希礼绝对不会，绝对不会爱上玫兰妮。阿希礼怎么会看上玫兰妮？玫兰妮是个小不点，身材孩子般瘦小，一张瓜子脸总那么一本正经。这样的女孩，连斯佳丽看了都忍不住要给予轻蔑，阿希礼那样的人怎么会娶她？还有谁比她更知道阿希礼的情感世界吗？

阿希礼绝不会爱上玫兰妮！因为阿希礼爱上她斯佳丽！她才是阿希礼所爱的人——这一点斯佳丽比谁都清楚。

然而，要证明斯图特和布伦特是在撒谎，却找不到有力的证据，他们似乎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她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看见这兄弟俩了，而且今天是他们回家的第一天，更何况这件事是他



们从佩蒂帕特小姐那里听来的。

斯佳丽在痛苦中夹杂着希望，在希望中又夹杂着焦虑。眼前所有的一切，都黯然失色了。

穿堂的地板被沉重的脚步声踩得格格摇动，斯佳丽知道那是黑妈妈来了，她急忙放下腿，尽量装出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千万不能让黑妈妈疑心出了什么事。黑妈妈虽然是个黑人女仆，但斯佳丽早就领教过她的厉害，只要有一点点的反常，都逃不过她的那双眼睛，紧接着那张嘴巴会一个劲地追问，直到把事情弄明白为止。斯佳丽凭经验就知道，如果不立刻满足黑妈妈的好奇心，她就会向埃伦查问这件事，到那时候斯佳丽只好把一切都向母亲和盘托出，要不然就得编出一套自圆其说的谎话。

脚步声把身材高大的黑妈妈送到了斯佳丽的跟前，一对机灵的小眼睛看看外面，又探究地落在斯佳丽的脸上。

“两位少爷可是你的客人，你怎么不请他们留下吃晚饭？我已经叫波克为他们多添两份饭菜了。你怎么这么没礼貌？”

斯佳丽忍不住“哼”了一声。

这一声“哼”让黑妈妈看出了斯佳丽不高兴。

“小姐，你不高兴了？你一定是不高兴了，可逃不过我的眼睛！这是怎么啦？是他们欺负你了？开始你们不是谈得很好吗？笑声不断……”黑妈妈虽然是黑人女仆，但她对奥哈拉家忠心耿耿，更是埃伦的好帮手。她对三位小姐的管教，丝毫不亚于两位主人。只要黑妈妈摆出教训人的架势，她们就头皮发麻，因为那可不是一会儿的事情。

斯佳丽十分后悔自己不小心的那一声“哼”，这时急忙补救说：“不高兴？我怎么会不高兴？告诉你，我高兴得很！我已经好久没有看见斯图特和布伦特了，今天能看见他们，怎么会不高兴？本来我想请他们留下来吃饭的，可是他们谈起打仗的事，我都听得腻死了，等吃晚饭时再听，那时爸爸肯定也要来凑热闹，

爸爸不是特别喜欢谈打仗的事情吗？到时候有三个人大谈打仗的事情，我可受不了！你喜欢他们谈打仗吗？”

斯佳丽一本正经地望着黑妈妈，黑妈妈点点头，说：“我不喜欢。”

黑妈妈忽然又有了“发现”：“哎呀，小姐，你怎么没披上围巾呢？晚上的寒气要钻进身体里的。要感冒了，可有你受的，到时候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好好，我马上把围巾披上！”斯佳丽转过身去。

听到那沉重的脚步声上了楼梯，斯佳丽脸上强装出来的笑容不见了，并且轻轻地叹息一声。她害怕再看见黑妈妈，这个老太婆管得真是宽，什么事都要管。这时候，斯佳丽最想一个人待着，理理乱糟糟的心绪，让受伤的心灵平静平静，而不是听黑妈妈长篇大论地教训人。可是，在这个大家庭里，人来人往，斯佳丽能躲到哪儿呢？她站在那儿，犹豫不决。

斯佳丽想到了父亲奥哈拉。父亲今天下午骑着马到十二棵橡树，与韦尔克斯家的庄园商谈买下迪尔西的事。迪尔西是父亲贴身男仆波克的妻子，在十二棵橡树庄园当女仆头儿和接生婆。父亲肯定知道那兄弟俩说的坏消息是真是假。即使今天下午他果真没听到什么，说不定在韦尔克斯家也看出些苗头，觉察到什么动静。要是在晚饭前能私下见见父亲，也许可以打听出事情真相——那就是兄弟俩所说的是一次混账的恶作剧罢了。

不难看出斯佳丽到这时还心存侥幸。

父亲快要回来了，要见到父亲而不被别人知道，那就只有到大路口的车道上去等他。斯佳丽悄悄走下前面的台阶，小心地回头看看，担心黑妈妈在楼上的窗户看着她。很好，那里没有那张包着雪白头巾的大黑脸。斯佳丽大胆撩起绿花裙子，飞奔上通往车道的小路，脚上趿着缎带镶边的纤巧舞鞋，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斯佳丽根本不顾及一个女孩子的斯文了。

黑妈妈要是看见一个女孩子敢跑成这样，大概要吐血了。一直到绕过一个弯，有一丛树挡住屋子，斯佳丽才停下来。

斯佳丽的脸就像燃烧的红霞，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坐在树桩上等父亲。

“这事不可能是真的，绝对不会是真的！”斯佳丽这样想，“父亲马上就可以明确地告诉我这一点。爸爸啊，您怎么还不回来？”

斯佳丽的眼睛望着面前弯弯曲曲的路。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下了小山，就是缓缓流动的弗林特河。穿过一片沼泽的洼地，爬上第二座小山，就是可爱的十二棵橡树庄园了，在那里居住着一个让她魂牵梦绕的人儿——阿希礼。

斯佳丽喃喃地叫着阿希礼的名字，好像要把阿希礼召唤到自己的身边。斯佳丽心跳加快，脸一阵阵发烫。

从小斯佳丽就认识阿希礼。那时候斯佳丽看着阿希礼来来去去，从来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更谈不上着迷了。但两年前阿希礼去欧洲旅游后，特地上门拜访。从那天起，斯佳丽的那颗心就忽然之间被阿希礼占据了。

事情就这么奇怪和简单。

往日的一幕清晰地浮现在斯佳丽的前面。当时斯佳丽在前门廊里，随着一阵轻快的马蹄声，斯佳丽看见一个年轻的男子，骑着马在长长的林荫道上一路过来。他身穿灰色细毛料衣服，系一条宽宽的黑领带，把那件胸前有饰边的衬衫衬托得更加漂亮。他的脚上是擦得雪亮的靴子。乍一看见斯佳丽，他赶快把头上那顶宽边巴拿马草帽拿在手里。他下了马，把缰绳扔给一个黑孩子，站在那儿看着斯佳丽。他已经认出了斯佳丽，那对睡意蒙眬的灰眼睛荡漾着笑意。

“斯佳丽，你不认识我了吗？”

斯佳丽当然认出了他，他就是阿希礼。三年的时光竟把一

个人变得这样容光焕发。

“阿希礼，你是阿希礼，我怎么不认识你呀？”斯佳丽兴奋地说，那双几乎会说话的眼睛俏皮地望着阿希礼。

“斯佳丽，你都长这么大了！我差点认不出你了！”阿希礼轻快地走上台阶，吻了吻斯佳丽的手。

那一瞬间，斯佳丽完全陶醉了。

时间真是奇妙啊，让一次平常的重逢就这样变得不平常起来。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两个人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他们一块儿参加舞会，一块儿去野餐，一块儿去郊游……甚至有人说，有阿希礼的地方，就有斯佳丽，反过来也一样。

那些日子里，斯佳丽的那双眼睛里盛满了幸福。她暗暗期待着，期待着阿希礼对她说出所有恋人都会说的那三个滚烫的字来。斯佳丽对自己是有这种自信的。斯佳丽的直觉告诉她阿希礼爱她，这种直觉比理智和凭经验得出的认识更有力。

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一次次的期待，得到的是一次次的失望。那三个神圣的字始终不见从阿希礼嘴里吐出来，那对清澈的灰眼睛也从来没有流露出斯佳丽在别的男人眼睛里见得多的那种炽热眼光。

阿希礼明明爱她，可他为什么不告诉她呢？这点斯佳丽就懂了。

其实，阿希礼的许多事斯佳丽都不懂。

说实话，阿希礼对斯佳丽是周到的，热情的。可是阿希礼一直那么彬彬有礼，一直那么温文尔雅，近乎完美了，他对人对事的态度却又分明有点冷漠，有点见外，似乎在想着些什么，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即使斯佳丽也是如此。

阿希礼与别人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精通县里通常的各种消遣，但他却没有像别人那样把这些寻欢作乐的事当作人生的目标。他还对书本和音乐感兴趣，尤其对写诗乐此不疲。



当时的年轻人却没有这种兴趣。

既然斯佳丽不了解阿希礼的内心世界，那斯佳丽又怎么迷上了阿希礼了呢？这点斯佳丽可不知道。也许正是阿希礼那神秘莫测，像扇既没有钥匙，也没有锁的门，才激起了她的好奇心，才使斯佳丽越发想要征服阿希礼，想要得到阿希礼。

太年轻、太娇惯的斯佳丽从不知道什么是失败。眼下从那两兄弟口里传来这个可怕的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

斯佳丽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只要爸爸回来，一切就明白了！斯佳丽看着大路，望眼欲穿。

太阳已经沉入地平线下，天边的红霞渐渐褪成粉红色。碧空也慢慢变为淡淡的青绿色，村野暮色那股神秘的寂静悄悄来到了斯佳丽身边。就在斯佳丽睁大眼睛瞧着那黑沉沉的大路时，忽听得放牧的山脚下响起了嘚嘚的马蹄声，马牛都吓得四下散开。她父亲正穿过田野，一路向家里飞驰而来。

杰拉尔德没有看见树荫下的女儿，他拉住缰绳，拍拍马脖子，然后匆匆理理自己的头发，整整衬衫，再把滑到耳朵后面的领带打好。他本不是一个注重形象的人，这么做是给妻子埃伦看的，避免她唠叨。

看到这里，斯佳丽忽然放声大笑。只有斯佳丽自己清楚，她的笑声是那么的虚伪做作，是为她下面的话做铺垫。

在家里，斯佳丽并不畏惧父亲，有许多话她不跟妈妈说，也不跟她的妹妹说，而喜欢跟父亲说，仿佛父亲成了她的同龄人。

杰拉尔德听到声音吓了一跳，发现是斯佳丽，他下了马，向她走来。

“小姑娘，有什么好笑的？”父亲说着亲昵地拧拧斯佳丽的脸蛋，“你可不要像你妹妹苏埃伦那样暗中监视我，然后到你妈那儿告我的状。”

斯佳丽一边伸手去替他整整领带，一边开玩笑地吐吐舌头。

“我怎么会告我亲爱的老爸的状？我可不像苏埃伦那样喜欢搬弄是非。”斯佳丽说着，站在一边，装出有见识的样子打量他整理过的穿着打扮。

父亲杰拉尔德是个小个子，粗壮结实，一头髻发犹如银丝，但那张精明的脸上却没有一点皱纹，那双蓝色的小眼睛里闪烁着与年龄不相称的青春活力。爱尔兰的血统，使得他的脸看上去那么的严厉，那么的霸道，他也确实有那么点喜欢扯起嗓子发号施令，但他却是一个软心肠。

斯佳丽是父亲最大的孩子，三个儿子都已经葬在家族墓地了，因而父亲对斯佳丽十分宠爱。而父亲的宠爱在不知不觉中又使得斯佳丽在他面前有点任性，有点娇惯，她对父亲的脾气和吼声比谁都不放在心上。比起她妹妹来，斯佳丽的行为举止更像父亲。卡丽恩生来娇嫩，喜爱幻想，而苏埃伦又自命举止文雅，雍容华贵。

斯佳丽在逐渐暗淡的微光中望着父亲，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在他面前就得到了安慰。斯佳丽先问父亲迪尔西买下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斯佳丽装作很随意的样子问：“十二棵橡树庄园的人怎么样？”

杰拉尔德说，跟平常差不多。他还提到了打仗。

斯佳丽叹了口气。要是父亲一谈到战争，那就会谈上几个小时才罢休。她赶紧换了个话题打断他：

“他们提到明天的烤肉野宴吗？”

“我想起来了，他们提到过的。你知道吗，阿希礼的表妹玫兰妮·汉密顿小姐，她和她哥哥查理已经从亚特兰大来了，而且……”

斯佳丽的心一沉，她意识到父亲下面要说什么。

“玫兰妮是个文静可爱的小姑娘，从来不开口说句话。快走吧，女儿，别磨蹭了，你母亲要找我们了。”

“阿希礼也在那儿吗？”斯佳丽竭力装出很随意的样子问。